

还珠楼主著

蜀山劍俠傳

全集

远方出版社

# 蜀山劍俠傳全集

## 第十三集

还珠楼主著

远方出版社

目 录

第十三集 第一章

- 一径入晶宫广殿通明参极主  
横空张绿网长天无际遁飞人 ..... (1)

第十三集 第二章

- 天末涌金轮海气荒凉观日景  
洞中惊黑眚岚光明丽访仙娃 ..... (35)

第十三集 第三章

- 云山经恙道侣修真  
玉牒生芒妖尸惧祸 ..... (68)

第十三集 第四章

- 绝艳迷人尤物原祸水  
行波入地圣池走神婴 ..... (90)

第十三集 第五章

- 复壁行波潜踪穿秘甬  
遗音示业古洞困神婴 ..... (115)

第十三集 第六章

- 华日丽仙山花放水流人独立  
灵潭追魅影星弛电射燕飞来 ..... (142)

第十三集 第七章

- 急难脱身英云双人险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玄机禁制土木两无功 .....    | (172) |
| <b>第十三集 第八章</b>    |       |
| 穹顶舞寒星沧海蹄涔迷鬼主       |       |
| 祥宫伤炼土珠光剑气护仙娃 ..... | (199) |
| <b>第十三集 第九章</b>    |       |
| 双脱重围无心铸错           |       |
| 独寻良友巧意逢真 .....     | (218) |
| <b>第十三集 第十章</b>    |       |
| 厉啸落长空电射屠龙驱丑魅       |       |
| 祥云封圣域花开见佛拜神僧 ..... | (243) |
| <b>第十三集 第十一章</b>   |       |
| 有相无生七宝幢中呈瑞彩        |       |
| 先机若悟小寒山上谒神尼 .....  | (277) |
| <b>第十三集 第十二章</b>   |       |
| 款仙宾清谈灵石筑           |       |
| 参慈父同上武夷山 .....     | (307) |

## 第十三集 第一章

一径入晶宫广殿通明参极主  
横空张绿网长天无际遁飞人

英琼上来便把宝珠放出。自己默运玄功盘坐其上，由那一团祥光托住，缓缓下降。那牟尼珠神妙无方，不可思议，加以禅功运用，立即心与神会，人与珠合而为一，大小快慢无不如意。癩姑二次发令，英琼知五人下降，快慢最好同一，不要高下不齐，心念一动，珠光立即往下飞堕，恰与癩姑一般高下，正压在那根癸水黑柱上面。于是全阵两个威力最大的紧要阵位，全吃二人制住，便是金、石、阿童三人法力高下不等，降时略有参差，也无妨了。

金蟬制压东方木宫，本来也和英琼一样，恐用五金之宝为元磁真气所制，只想用灵峤三仙所赐玉虎防身镇压。快下降时，俯视木宫方位上，见那根青色光柱光焰莹莹，翠润欲流，与前在碧云塘所见方瑛、元皓运用枯竹老人所设仙阵中的乙木神光一般鲜明，猛触灵机，暗付：“元磁真气深藏丹室以下、地肺之内，离此何止千丈，自己所用霹雳天啸三剑，俱是本门真传与身相合的仙府奇珍，怎会被它吸去？此阵由阴阳两仪，化生出先后天五行妙用。石生所制金宫阵位上，末根银柱光焰一样强盛，可知磁气无碍，至少也是鞭长莫及。天啸剑乃七修剑中第一口，古仙人采取西方金精百炼之宝，现成的以金克木，为何不用？”念头一转，将天啸剑取出，试一运用，果无丝毫警兆，心中越定。正好癩姑先后发令，便剑宝齐施，随同飞

降。

说也真巧，这五行神咒各有各的妙用。中央土宫一元主位，是吃癩姑施展全副法力制住。水宫神柱，又遇见一粒牟尼珠克星，不等生出变化，已受了制。木宫本位，吃金蝉见景生情，无心中放起一件太白金精之宝，又是一个本命克星。那青色光柱，因金蝉压同下降时心里仍在寻思真金克木的妙用，本心又是用以防备万一，不想破坏，剑光虽已放出，只在上，并未使与乙木相触。当时事机神速，怎容心生他念，稍一疏神，降得便落后了些。可是下余四人均已各制一宫，同时复了原位。光柱高下略有参差，五行失位，立即生出强烈变化。金蝉正降之间，瞥见癩姑等四人已各压着各宫光柱，复了原位，自己还差两三丈高不曾复原，方自惭愧；想要加急下降，就这转念瞬息之间，猛觉脚底乙木神光突转强盛，力大非常，竟有往上冲起之势，简直压制不下。还不知降得稍缓，乙木失位所生反应，只疑自己法力不济，法宝不如众人之故。忙运玄功，指定宝元，强压下降。哪知乙木神光越发强烈，金、水、火、土四宫阵位上雷鸣风吼之声又一助威，声势更是惊人。心中一急，未容转念，下面已是云光浩荡，布满全阵。乙木光柱略一停顿，易降为升，逆行向上，与行法人相持不下。紧跟着轰的一声，那些五色云光一齐飞腾，怒涛电射，向金蝉涌去。

当时情势又险又快，连转念的功夫都没有，眼看全阵均要生出变化。总算数中有救，就在下面云光上激之际，金蝉见乙木神光压制不住，反倒往上逆行，一时手忙脚乱，那天啸剑光原由左手指定，情急无计，随手往下一指；本心见乙木神光这等神奇，并不敢断定此光能符初意，还想另取法宝。哪知这时乙木威力刚自开始发动，此剑发得正是时候。稍迟一会，乙木妙用发挥，其余四宫也被牵动，

乙木一得南方丙火之助，再有十口飞剑也难制服了。那天啸剑乃仙府奇珍，神物通灵，又具克制之妙，先吃金蝉指定，在上方有力难施，一经放下，立化一道金虹向乙木光柱环绕上去。才围了一圈，木光威势立减；下面云光本正腾起，相隔金蝉不过丈许，乙木势子一衰，便自停住，缓缓往下沉去。金蝉看出形势危急，又急又愧，一面指挥飞剑，心仍不放。等把囊中法宝取出，那乙木光柱已自收势，在剑光运绕、玉虎宝光镇压之下安然下降。知是自己先前疏忽落后所致，赶急运用玄功法力，压制木光，速复原位，满阵云光也都退复了原，心才放定。

这还是土水金火四宫被癩姑、英琼、石生、阿童四人先降复了原位，一见变生仓促，各以全力强行压制，只是郁怒莫宣，发出雷鸣风吼之声，不能遽相呼应；而乙木妙用尚未发挥十之一二，事情起止均速，未等牵动全局，便归宁息。如若金蝉稍差一步，事前再没把天啸剑放出，一宫失位，起了逆应，逐渐相生，不消片时，五行一齐发动，成败就不可知了。石生制的是西方金宫，阿童制的是南方火宫，二人一用那三角金牌，以金制金，巧合先后天妙用；而阿童的佛光又是火的对头，俱都安然无事。只为金蝉疏忽，生出变故，所分守的阵位受了感应，一齐震动，同受了一场虚惊而已。

癩姑见五阵神柱俱已复原，十九不致再有变故，只是阵图顺序变化以后，上下十人各要镇守原位，分出一人下到井底阵室之内取那万年续断，却是一个难题。想了想，只得姑照适才易静所说，且把阵图引动，等到变化完毕，现出丹井，再作计较。随即告知金石诸人谨守原位，一任生出什么变化，不去理他，到了入井取药之时，看出何人能代自己守这主位，再行告知。一面又令英琼加意运用，看准飞越南宫之间的缠度和通行之法，先作一个准备，以免万一误触禁

制，入了埋伏，转生波折。癡姑原因到了下面，看出北方水宫重要，英琼不能离开，虽照易静之言叮嘱，并未定准英琼代替自己。可是别人功力虽比英琼较深，所用法宝如若以之坐镇，还不如她。一面施展法力，发出乙木神雷，和上阵一样，故意将阵势引动。这上下两阵一正一反，下面阵势一被引动，上阵受了反应，也同时生出许多妙用。先前中间隔有战门和极厚冰层，不能看到下面阵势，只听风雷交鸣之声甚烈。这时仰观俯视，全能看见，才知这一发动，不特下阵有无边妙用，便上阵也平添出若干威力。虽然宫中机密已然参透，不致失陷，威力如此强大，呼应如此紧密，却出意外。照此情形，上下十人正好把两阵制住，同退则可，独自抽身，五行有一失驭，立生巨变。并且那丹室正在土宫之上，丹井最深之处被元磁真气托住，滞沉不定，与下阵又有联系，息息相通，也须格外小心，简直任谁也无法分身。

癡姑和易静二人一上一下，心正愁急，那阵势已吃法术引动，相次转变。先前上阵五行，反克而后相生，发之于外，只把五行正位镇住，便可无事。下阵却大不同，五行顺生，发自各宫阵位之上，却由宫外生出逆应。每值本宫位上发出威力，那五根光柱便射出万道精光。五官正位以外的五色云光，也各按五行生克现出无数金刀、巨木、烈火、洪水、黄尘，山崩涛涌，冲压上来。一阴一阳，互相交战，云光摩荡，激涌如潮，电叱霆奔，万雷怒震，令人目眩神摇。声势之猛烈，比起上阵还胜十倍。好几次，看去都似要反客为主，所守阵位眼看要被外五行压倒，镇守五官正位的人也将连带受害，形势险极。这时无论何人，只一伸手抵御，立被侵入。正反五行阴阳交会，合而为一，生出无上威力，再想破阵，非只艰难，一个不巧，还将丹井底下的元磁真气引动。这地极浑茫元精之气，就非易静等十人所

能制服，纵能脱身出险，前功尽弃，取药已无望了。幸而有二人俱是深明阵法，又得主人事先泄机，先记全图变化，借着两桌筵席现出，益发恍然大悟。深悉此阵一阴一阳，自为消长，一切变化均由于暗藏无形的元始宫位上发出。下阵中心只是土宫正位与上阵不同，虽等四十九个变化相继变过，完了一周，元始宫位自行现出，仍合大衍之数，全阵便即静止不动，不复为害。只看到时能否分人下去便了。上下十人，各自镇摄心神，守定本宫，一任阵势生克变化，全不动摇。形势虽然艰险，并未生事。

眼看四十九次变化将完，到了末次，五官四外突生出四十几根光柱，矗立阵中，比宫位上光柱略小，各射出青白二色奇光，照耀全阵。易静在上阵俯视上方阵图变化，这许多青白光柱一现，猛觉出众人光柱都是圆形，各宫方向间隔俱不差分毫，惟独癩姑所镇制的中央土宫作大半圆形，位置也略偏前数尺，所立之处并不居中，正对自己脚底。因中宫光柱独大，光华又强，阵图颇广，青白光柱未现之前，全阵云光浩荡，相去数百丈，不曾发觉。这时光柱一多，两仪、四象、八卦、九宫，界列整齐，又以阵图变化，丹室入口不曾现出，心中奇怪。再留意一观查，才看出来，觉那中宫光柱分明缺着小半面，非补成正圆不能居中。情知有异，忙即传声告知。

癩姑闻声，细一观查，那光柱此时约有一丈粗细，果有一面缺着一个月牙形不曾补圆，方疑与下阵丹室的入口有关。那青白光柱出现也只半盏茶时，本来分列云光之中，急转如飞，转了一阵，忽然一阵移动，顺着五官缠度，穿梭也似飘轮电掣，往复飞驰。最后越转越急，忽朝中宫黄柱急撞上来，精芒强烈，耀目难睁，又挟着风雷轰隆之声，声势之险恶，真无与伦比。连癩姑虽是法力高强，心有成竹，也被吓了一跳。初意和先前五行自相生克变灭一样，两下一接即

退，没想到这次竟是真个挤撞上来，骤出意料，连转念的功夫都没有。金石等四人见状大惊，方以为变出非常，吉凶莫测，单这一震之威，已是难当。谁知青白光柱未撞以前，声势这等猛恶。这一撞上去，反似水乳交融，悄无声息。再定睛一看，当中光柱光华连连明灭，闪变了几次，变成了一个两丈大小的太极圆形，半青半黄，中间弯曲曲界着一条白线。才知元始宫位乃是一个太极，好生惊异不迭。

癡姑见数十根光柱一齐压到，那是何等力量，自己镇压其上，只眼底一花，并无别的感觉。跟着现出一个太极圆形，精光流走，左右回旋，每边各有一个三尺大小的圆眼，也是一青一黄，正反易色。随着青黄二光回旋明灭不已，青白光柱与土宫光柱一合，自然加大了些，先前那小半边的月牙形也自圆满，恰好位居正中，一丝也不偏倚。知道丹室就在这中央元始宫位光柱之下，太极图中两边圆眼，便是入口。无奈这时全宫云光杂沓，变幻无端，那五根光柱霞辉夺目，势越强烈。五人镇压其上，如无变动，看去仿佛平静庄严，矗立云浪光波之中，毫无异状。稍微疏神，立发出无限威力，往上腾起，同时精芒如雨，四下飞射，跟着风雷大作。一宫失制，其余四宫相继响应，所压光柱各自上腾。五人忙各运用玄功法宝极力镇压时，这五行光柱消长盈虚，息息相关，这一宫光柱刚强力镇压下去，那一宫的光柱又复涌上；等把后起这一宫强用法宝之力压下，先压下的那一宫又生出反应，往上高起。尚幸五人功候虽各不同，所用法宝均具极大威力。而那五根光柱虽然互相生化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其应如响，但是非有一宫溃决，不可复制，始能发出那全般妙用；众人防备又严，偶一疏忽，当时警觉，立以全力镇压，未等到暴长分裂的境地便自制住。而水宫最要之地，又在英琼镇制之下，正

照乃父李宁所传禅功，在上打坐入定。下余四宫，只管变化震动，水宫黑柱在珠光镇压笼罩之下，始终如一，无力反应，这要减去大半威力。只不过金、太、火、土四柱，互为低昂，使四人饱受虚惊，费了许多气力，终仍无事。

此事起因原出在金宫位上，除英琼所守水宫外，金、火、土三宫全受波及。中央土宫又是元始宫位，力更强大，连癞姑也几乎镇压不下。后来癞姑见这四根光柱此消彼长，老是高下参差，不能复原，渐渐省悟。易静又在上阵传声指点，才嘱金、石、阿童三人制压之时，不可太猛。等长起时，一半随势上升，只不令其过高；到了上长之势较衰，再缓缓往下压去。那受反应的三根光柱，势必相继呼应上长。各人相准四柱高下差不许多，然后各施全力，比准平度，一同沉稳下压。话说虽易，行时却难。那四根光柱此降彼升，不易均平，稍为失当，又须再来。当初生变故时，各人心神慌乱，只顾自己，以致越压制，反应之力越强，几乎不可复制。这一来，总算得了机枢，不再似前匆遽。几次过去，渐渐高下相差无几，抗力也减退了些；仍费了不少心力，好容易调整平匀，缓缓压复了原位。似此情形，如何能再分人下入丹室？英琼更是关系最重，不能离开。这下阵自从元始宫位一现，比较宁静，只不疏神失守，便不再生变化。上阵却正与相反，阵势重又变化转动，较前尤盛，更是难于分身。上下又相持了个把时辰，无计可施。

易静焦急之下，正想金、甄、易弟兄四人，各仗防身法宝加紧戒备，守定宫位，自己拚犯奇险，在阵位上入定，把师传七宝全施出来护，着原身，并作镇压中宫；一来正位之用，一面运用元神飞出，直下丹室，取了灵药便自飞上。好歹也应了先时和主人所说的大话，免得一簣亏功，为人所笑。主意打定，正待传声发令，忽见一幢七八

尺上下的银光，内里裹住一道青光、一条人影，电也似疾由西南方金火二宫相对的杀门位上飞进阵来。心料主人知道自己为难，特命门人来此相助，暂息前念，欲等来人相见，问明之后再作计较。嗣见那青白光华进阵以后，并不向自己飞来，竟顺着五行九宫缠度满阵绕行飞驰，其疾如电。不消半盏茶时，全阵已被绕了十之七八，五宫正位已穿行了四方，好似深悉阵法微妙，宛如轻车熟路，行若无事之状。方疑此阵已然发动，所以来人必须走完全阵，始达中宫一元正位相见。心正寻思，晃眼那幢青白光华已将全阵五行宫位绕完，到了自己所守的中宫一元正位之下。因光华强烈，内外辉映，精芒电射，飞行神速，急切间看不清切来人形貌。自觉所料无差，正待发出招呼，那青白光华忽似流星飞堕，直往下阵元始宫位上射去。光中人影一闪，仿佛和癩姑说了一句话，因上下相隔数百丈，又出不意，未曾细心谛听，也未听出说的什么话。同时那幢青白光华正向太极图左边青光圆眼之中投去，一闪不见。

女神婴易静、癩姑、李英琼、阿童、南海双童、甄艮、甄兑和易静二侄易鼎、易震一行十人，自从得了那鳌极洞乌云叟的指点，穿行千百里寒冰雨道秘径，越过玄冥界天险埋伏，直达陷空岛内前面的绣琼原。由易静、癩姑二人入岛，求见陷空老祖，求取灵药万年续断与灵玉膏。陷空老祖为想试验她十人的法力，说明岛宫埋伏以及藏药的所在，令易静等十人，穿破丹井中层所设阵图，深入丹室，自往盗取。到时，并令大弟子灵威叟接引十人。进了岛宫以后，连经诸险，始达阵地。费了好些心力，才将正反两层阵图制住。元始宫位太极图中，两个下达丹室的入口，也各自现出。只是五行宫位神妙非常，要就同时镇制，要就同时离阵飞起，上下两阵立即自返本来面目，均可无事。否则，休说去掉一人，只各宫位上镇制的人稍一疏

神，立生出无穷变化；同时丹穴也为下面吸引上来的元磁真气所封闭，再想下去，更是难极。闹得上下十人，一个也无法分身。

众人愁思了一阵，易静见实无计可施，正打算运用玄功入定，飞出元神，冒险下去。忽见阵外飞进一幢青白光华，中拥一人，似是深悉此阵微妙，绕行于各宫位之间。等把全阵绕完，忽似流星飞堕，直往下阵太极图中入口投去。易静神目，虽然事出意料，十分仓促，仍看出来人走过癡姑身侧下阵之时，青光微闪，略停了停，好似和癡姑说了一句话，方始往下飞降。再定睛往下一看，癡姑面现惊喜之色，手持一物，正在观看，并向金石四人摇手，不令多言。心中奇怪，方欲询问，癡姑已用本门传声之法，说道：“大功将成，事机匆迫，此刻无暇多言。少时如和新来这位道友同去霜华宫中，请由妹子先向主人致词，然后师姊相机发话。”

易静知有原故，刚刚回声应了，下阵太极图中圆眼忽然开张，那幢青白光华忽又冲起。身后脚下平空激射起一蓬玄色光焰，刚刚冒出洞口数尺高下，吃癡姑运用佛光往下一压，立即退回。太极图形，复原如初。那青白光华也停在癡姑面前，现出一个人影，正是适在冰原地底秘径飞行时所遇——灵威叟之子灵奇；一面递过一个五寸大小的晶瓶和一个玉盒。癡姑知是那万年续断和灵玉膏，连忙接去，并将适才接看的一面小晶镜交还。

大功告成，因在事前得了灵奇密告，各自心有默契，更不多言。一声号令，连金、石等一共六人，一同飞起。身刚刚离开五宫光柱，阵中风雷大作，立生变化。知是下阵复原应有现象，也不去理它。眼看飞到适才遇阻的冰层所在，那六根光柱结成的战门重又倏地涌现，阻住上升之路。虽然门并不大，四面尽多空处，可以绕越，癡姑知机，不敢冒失。正待观查清了阴阳向背，仍用前法穿门而过；忽见

左边门内，匹练般飞出一股白气直射灵奇，势疾如电。灵奇方欲逃遁，已自无及，晃眼间，将人卷入门内。

癩姑等抢救不及，忙即加意戒备时，猛一抬头，上面已被冰层隔断。五人方自惊疑，进退不决，忽见灵威叟满面愁容，由右门飞出，朝癩姑使一眼色，说道：“家师岛主，不知蠢子近已投入到贵派门下，因他奉命来助道友等盗取灵药，家师得知大怒，已用法力擒去。老朽适才奉命，来引诸位道友去至霜华宫中谒见岛主，到此方知。见了岛主，还望分说一二。易道友已先接引，现在门内，请同去吧！”

癩姑看出无他，闻言会意，抗声答道：“本来我等以礼求药，允否任凭岛主尊便。原因岛主欲试后辈功力，命自往盗；又承多所教益，爱护周至，所以我等不知禁忌。令郎灵奇，近蒙大方真人接引，已是二师兄岳雯弟子，我等师侄。因知岛主阵图神妙无方，我等十人各要镇压宫位，一人也难离开；知他来此省视，逗留玄冥界外，特意令其暗中随来，相助取药。岛主必当他不是我等一行，所以错怪。少时拜见岛主，自会陈说详情。想岛主山海之量，决不与我等末学后辈一般见识哩！”灵威叟闻言，立转喜容，也不多答，微微含笑，点首示意，便邀五人同入。

这次战门以内又与先前不同，也不甚觉寒暖；只是光烟变灭，闪烁不停。一会功夫，眼前一暗一明，定睛细看，五人业已走出门外，那座战门已不知去向。易静等五人也同时到达。那立处既非来路，丹井上下也非日前易静癩姑二人所经之地，乃是深居海底的一座水晶宫阙，与紫云宫情景又大不同。紫云宫珠宫贝阙，深藏海眼之下，海水被宙极真气托住，上面再有日月五星，和乾天太乙真气一吸，空出中间千馀丈高下。仰望上面，水云隐隐流走，一片清碧，

所有宫室园囿，均位列在陆地之上，虽有湖沼溪流，均是极轻清的灵泉，看去仿佛另是一重天地。陷空岛水宫，却是只在深海之中，全水宫多半是用万丈冰原以下所凝积的水晶建成。虽然也有园囿院落以及空旷之处，不是主人法力禁制，便是借用北极真磁和能辟水的法宝珠玉逼开海水而成。

众人所经之处，乃是去往霜华宫的一条水晶长廊。因上方和四面俱是海水包围，所有宫室廊榭俱都高大异常。这条长廊长几十里，高达四五十丈，宽约二三十丈，两边二三尺厚的晶壁，内里两行粗可合抱的寒金宝柱，上面用深海中所产丈许大一片的五色贝壳为顶。由入口处，地是白玉铺成，雪花形的六角圆门起，十步一柱，两相对列，衬得当中廊路笔也似直，直达十里以外，一座高大雄伟的宫殿旁面。如换常人至此，一眼望过去直看不到底。那两列寒金宝柱，射出万道金光，与顶上五色文饰互相映照，五光十色，陆离璀璨，闪幻起重重霞影、无边异彩。晶墙外面，碧波澄静，海沙不扬，廊内晶光外映，一片空明，多远都能看到。时见深海中所产奇鱼、介贝之类，大者数十丈，大亦大如车轮；异态殊形，不可名状；远近游行，此去彼来；动止悠然，甚是从容。看去好似无数大小奇形怪物，凌空浮翔，直不似在水内，另是一种笔墨难以形容的奇丽壮阔之景。便是易静、癞姑、金、石诸人，见多识广，又曾见过紫去宫水仙宫阙的，也都暗中惊赞不迭。

十人会齐以后，仍由灵威叟前导，顺着水晶金柱长廊一路步行观赏过去，那尽头处，是一六角形的广亭。贴着晶壁，每面均有一排白玉坐处。过去十多丈，有一与回廊差不多大的月亮门，也是白玉所建，那方是霜华宫左门入口。灵威叟引了十人，先去亭中坐待，自往门内走去。不一会，满面愁苦之容，走了出来。方说了句：“岛主

延见。”便听金钟之声，长廊回应，音甚清越。钟鸣了五下，跟着奏起细乐，法曲仙音，笙簧细细，又置身在这种水仙宫阙以内，越觉入耳清娱，心神为旺。众人闻得乐声相隔尚远，多觉这么大的珠宫瑶殿，除灵威叟外，竟未遇一人，宫门又无守侍之人，便是先在岛宫初见主人时，门下徒众也是寥寥无几。这好仙府，空无人居，岂不可惜？方自寻思，人已走入门内。

里面乃是一座比廊还高的广庭，五根玉柱，分五方矗立地上，每根大约十抱以上。往右一转，走向当中一座三十多丈高的宫门之下，那两扇满布斗大金钉的白玉宫门，正向两边徐徐开放。立由门内闪出两个高几两丈，形如巨灵，身披甲冑，手执金戈的武士。门内又是一座广庭，地比门外还要广大。当中陈列着九座丹炉，也是寒金所制；大小不一，形式也不一样，按九宫方位排列。炉前各有一个玉墩，上设海中异草织成的锦茵。当顶一面八九丈方圆的宝镜，正对下面，似是主人炼丹所在。正行之间，耳听喘息之声。回头一看，原来入门左右，两旁有一直排长架。架上悬有好些铁环，离地离约十丈。每三环为一套；环下各有五角形、六角形的铁钵，形式不等。左边第二串铁环上，倒吊着一人，正是灵威叟的爱子灵奇，头腰及足，各有一环紧束。下面铁钵之中，燃着一蓬怪火，寒焰熊熊，色作深碧，似欲升起。虽还未烧到灵奇头上，看去神情，已颇苦痛。癩姑虽然打点好说词，想向主人求情释放，心终不能拿稳。又见灵威叟面容惨沮之状，料知望少；心正盘算愁急，随同前行。那对面本是一个三四丈大的小圆拱门，本尚关闭，忽然开放。这丹室内，本有十六名侍者，一色白衣，分立在四边角上；看去都似常人修炼，与把守宫门的武士不同。那门一开，中有四人，手中各持长鞭，立往灵奇身前走去。方疑有人行刑，灵威叟面上，忽转惊喜之容。随见门内走出

一个与灵威叟装束相似的中年修士，手捧一面玉牌，人在门内，先向灵威叟含笑示意。到了身前，对众人道：“岛主因灵奇乃大师兄之子，不合擅入丹井，献媚外人，盗取灵药，按着岛规，本应严刑处死。适才天乾山主驾临，言说路遇大方真人，此子果是投到峨嵋门下。岛主本令诸位盗药，并未禁其约人相助。并且诸位道友已然穿出战门，将上下两阵制住，符了岛主初意，灵药本可垂手而得；只缘匆迫之中，尚未悟出太极、无极两仪分合之妙，不能下去。此子受仇人指点，乃父徇私相告，已明阵法。为图省事，逞能卖好，乘虚而下；灵药虽然得手，几乎将元磁真气引发生出事来。如非有人说情，决所不容。现已看在天乾山主情面，又念在此子实是峨嵋门下，适才所说，并非虚言，破例宽容，连大师兄也一并免责，命我传令释放。少时，仍由大师兄率领随同进见，岛主当面尚有话说。”

众人闻言，自是欣喜，灵威叟更出意外。那中年修士说完前言，便走到环架之下，先将手中玉牌，朝那下面铁钵一照。牌上射出一片银光，飞入钵内，钵中寒焰，立即熄灭。回顾旁立侍者，说了句：“奉命释放。”内一侍者，便将架旁所设六角形的铁牌，扳回正面。灵奇便自飘然下落，面上苦容虽仍未敛，神态依旧倔强。一言不发，走到易静等十人面前，却恭恭敬敬分别行礼，各叫了声师叔。这时，双方对面。易静等十人，见他不特一身仙骨道气，是个上等根器；并且貌相身材，均有几分与岳雯相似，比起英琼的米、刘二徒要强得多，无怪乙休要为引进。自己这一辈同门中师兄弟，刚下山不久，便收到上官红和他这类人物为男女弟子，好不欢喜。

易静见他的面上忿容未敛，心料主人居室密迹，灵威叟又连话都不敢和爱子说，可知威严。不便明言，只得借着和来人说话，示意道：“后辈等愚妄无知，以为奉有岛主明令率意行事，冒犯威严。多